

与爱怨、背叛无关。
我自幼就渴望走到一个回不来的地方去。

少年时候发现县城比我们村庄大了许多倍,就像天堂在县城,地狱就我们在村庄里。再大几岁后,有幸早早见识了古都洛阳城,才发现天堂在洛阳,县城只是洛阳的一个城区或广场。十几岁曾莫名地离家出走,本意是出走至洛阳,或到比洛阳更遥远的繁华里,可结果,却是到我家对面李白去过的孤寡山上呆呆坐了大半天。据说李白在那山上写过一首《鹤鸣九皋》的七言诗,我在那山上饿到不行只好踏着黄昏回家了。二十周岁当兵后,二十一岁随着部队去武汉,到武汉长江大桥下面抬头朝上望,看见自己小得

没有蚂蚁大。二十六岁因缘际会到北京去修改自己的一部小说稿,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和故宫,一环一扣收获在心的,是无尽的失语和沉默。三十一岁再到北京去进修,做下一桩最难忘的事情是,同学们在一个月节的夜晚学习跳舞时,自己从人群中走出来,打车到天安门广场抬头朝着皓月凝望大半天,然后借着灯光和月色,从寂静的长安街上朝着魏公村的学校回。二十几里路,每一步都不朝着路上看,只看路两边的高楼、灯光和天上的月。就是那一夜,独自在长安街上孤寂寂地走,我好像发现自己有种特异功能——我似乎能听见寂静与沉默里的声音了。

寂静里的声音倘若不是耳鸣声,多半会是炸裂声。

沉默里的声音倘若不是呢喃声,多半会是嘶喊声。

我是寻着寂静与沉默朝前走的人。渴望越走越远栖居在回不到土地和家的地方去。遥不可及的遥远与远方,是我一生的执着和念望。所谓的土地与乡愁,在我内心其实没有别人想的那么重,所以看到许多作家和成功人士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乡愁时,我很想从会场离开默默走到没有人的地方去。之所以没有离开走到哪儿去,是因为理性、客道使

到回不来的地方去

阎连科

然。而说到情感上的乡愁和土地心结,在我可能真的就是天空中一片散淡着的云。

曾经有位既是作家、又是诗人和房地产商的有钱人,他和我说起生于土地而又逃离土地的那种逃离与返回的关系时,他说,等你有钱了,给你的亲人、邻人、村庄一笔足够让他们好好活着的钱,从此你就不用有多愁之牵挂,可以无忧无虑地远走他乡了。

听了这话我哑然半天而又思付大半天。

似乎乡愁原来只是一种不能荣归故里的愁。

似乎人类的土地心结,只是安泰俄罗斯害怕离开土地而失去他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如我这样的人,怎么会自幼就有一种越走越远、越远越好的抽离感和放逐心?怎么会觉得反安泰俄斯的自我放逐是一种力量一种美?我不是因为厌恶什么才要背叛、逃离、躲到哪儿去,而是天生就觉得陌生、遥远是一种美,是一种人生理想的起脚和归宿。不是说人生守在一地一隅是种封闭和固守,而是说人,一生一世都从甲地到乙地,再从乙地到丙地,这种从容而不歇脚地走,永远做一个路上人,饿了吃,吃了行,走累了坐下歇息几天或者一阵子,把自己的光阴装在自己口袋里,需要了掏出朝外撒一把,不需要就让光阴把自己的口袋、行囊鼓起来,应该也是一种意义与人生,甚或是更美好的意义与人生。

人类该怎样理解北京雨燕的生命与生活呢?这种瘦瘦巧巧的圣灵物,一生都在飞行中,捕食、交配、睡眠都在天空而非田野、檐下或枝头上。它们的生命意义是在不歇不息的飞行之中完成的。纳博科夫习惯于在写作中永远搬家换宾馆,每写完一部作品都要从甲地换到乙地去,哪怕宾馆是最简陋的公路汽车店。托卡尔丘克说,她每写一阵子,一定要离开书房出门远行一阵子。

有人的书房是在卧室边的屋子里,有人的书房是在天底下。我除了中文对于任何语言都是全文盲,可以说一生对于外语的学习都是盲人听黑板,直到今天出国都很难完成填写入境单,然而对朝着遥远与陌生走去的向往和热情,却如一只井蛙渴望跳上井台样。且那向往的不是人们挂在嘴上的欧洲和美国,而是任何国家、任何地方的陌生与遥远。凡是陌生的地方都想去。去新疆,念西藏。东一脚,西一鞋。一脚一鞋后,再到一个新的陌生世界里。任何一个有烟火而又空旷无人的陌生地方对我都有吸引力。

一个人或和家人在一起,到一个寂静辽阔的地方停下来,之后再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去。去不是为了找我们说的桃花源,不是为了阡陌交通、鸡犬相闻,而后炊烟缭绕、米酒鱼肉,去纯粹就是为了走。

走是目的,去只是朝着目的起着脚。甚至不歇

脚的在路上,也不是目的和意义。而永无休止的告别和告别,才是意义和无意义。

人与世界的抽离和告别,从这一站再到下一站,永远都在告别里,像雨燕绝多时间都在天空飘飞样,捕食与睡眠,爱情与交配,都在自己翅膀的扇动和滑翔中。巴塞罗那的圣教堂,一百四十几年都在不停息的建造中。一百四十七年建造的世俗意义是“招揽”。而其真正的宗教意义是“无尽”。倘若真的一年半载完工了,意义就停止在“停止”里边了。

停止的意义丰富,还是无尽的意义更丰富?

不歇脚地走。不歇脚地抽离和告别。不歇脚地到遥远回不来的地方去。不是别人放逐你,而是自己放逐你自己。到荒凉到没有回头路的地方去。到能看见、听到写作中的寂静和沉默之声的地方去,捕捉那寂静中的炸裂声和沉默的呢喃与嘶喊声。

就这样不停歇地走下去,从告别的这一站,到告别的下一站,直到没有力气告别了,最后在如期而至的衰老中,去聆听自己最后行走着的心跳声。

阜阳馄饨

阮文生

随大流我来到阜阳无名小吃。正堂转一条廊道,都是食客。没位子。等了会儿轮到我。食谱的第一单:馄饨。我点了。我把中午当早上。

我捧着热气腾腾的馄饨,找了个位子。这碗是个老江湖,又厚又高,在往大号里挑呢!碗沿沾了道蓝箍,怕碗里

的晃荡不老实吗?飘着的馄饨被沉着

的馄饨顶住,沉着的想上来,被飘着的压着。碗里热闹了。咬了一个,肉馅鲜嫩感觉不错。接下来的汤汤水水很痛快。老一套了,可老一套里全是味道。也够新鲜啊!

十二点早过,一道来的人,还在排队!好像早晨是这么难等到。我低着头,少了不少的希里哗啦。肚子被一连串地响应着。就是随大流,我也是被高抬了。

上来一袋煎饼。我的吗?我饱了。这和我们那里的煎饼,不是一个概念!面皮包着潮乎乎的菜叶,大平原里的新鲜劲儿直冒。我更饱了!



季节的馈赠 (剪纸) 李守白

翠亨,五桂山深处的一座小村,位于珠江口西岸,隶属中山市南朗镇。这个安谧的偏僻之处,正是孙中山先生的故里。

据载:康熙年间,蔡姓人在此建村,因地临山坑,故名蔡坑。道光初年,由于林山苍翠,草木葱茏,且粤语中“蔡”与“翠”、“坑”与“亨”谐音,为图吉利,改为此名。明清时期,这一片包括香港、澳门在内的广大区域,辖于香山县。万历年(1573年),葡萄牙人以每年500两白银的租金借居澳门。既是租借,主权仍归明政府,而行使具体管理权的香山县知县,可谓风光无限,既有直奏皇帝的特权,又有独断外事的专权。经常有冒冒失失的葡萄牙人被扭送到县衙,掌嘴巴,打屁股。

可以说,中国历史上,香山县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地。正是在这里,诞生了伟大的孙中山。1866年11月,先生降世于一个普通封建家庭。45年后,他领导的辛亥革命,推翻了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。夏日的一个下午,我拜访翠亨村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滨海山村,极具岭南特色。碎石铺路,蚝壳垒墙,青砖白灰的老屋,幽深狭窄的小巷。一棵棵大榕树,葱葱郁郁,垂挂着麻麻密密、毛毛茸茸的胡须,像戏剧舞台上长髯飘飘的老生;而那一蓬蓬三角梅,红彤彤、火蓬蓬、热辣辣,仿佛人类向往自由幸福的本能欲望。

先生故居门口的一块巨石上,嵌刻着他手书的四个大字“天下为公”。这座院落,寄托着他早年纯朴、真诚的理想。后来,他揣着这个理想,走出小村,走向中国,走进世界,走入历史。

故居面积不大,却精致且端正。赭红色的两层小楼,中西合璧,是他26岁时亲自设计和主持修建。正门呈西洋式圆拱形,上方伫立着一只雄鹰,口含双环;门口两旁悬挂着他当年自撰的一副

小吉是我养的第二只猫。那天傍晚,它从街角的小花园突然跳到脚边蹭我的腿。我蹲下来看它,它回以凝视。我伸手抱,它不逃。于是它叫施小吉。

小吉很漂亮,完全没有流浪猫的沧桑。猫砂尤其用得溜,每一堆都高高地冒尖,省了我铲屎前找屎的麻烦。我总是一边铲一边问它是不是从原来妈妈家溜出来找不回去了。带它去打疫苗的时候医生说它大约是七月底生的。这不巧了么?我一拍大腿,让它跟宝爷用了同一个生日。宝爷很喜欢小吉,但对小吉是否喜欢自己却不怎么有信心,抱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。小吉则喜欢趁宝爷不在的时候跳上他的床睡觉。当然,小吉最爱的还是我的书房。尤其爱跳书桌,上来以后就住那排晾毛

对联“一椽得所,五桂安居”。由此可见,当时的先生已经具备雄鹰之志,但似乎还没有形成天下之心。

正堂,高挂着先生画像。跨过门槛,稍一抬头,便可对视他的目光。我的身心不由得一波震颤,分明感应到他肃穆的眼神在注视着每一个来者,宛若在谆谆告诫,殷殷勉励,深深期望。

略显黑暗的天井中,有两道光线直直射入。可以清晰地看到光柱中缓慢升腾却又翻滚着的浓浓尘埃,犹如时光隧道,仿佛可以从中洞见中华民族的深邃历史,痛苦的挣扎,失败的叹息,国运的沉浮,成功的笑谑……

沿着参观通道,走向内宅。先生当年的生活场景一呈现,卧室、厨房、书房、浴室等。每一件藏品,都是原物。彼时,他就是在这里寝食、读书、结婚、生子,与好友论国事,并写下了著名的《上李鸿章书》。

我蹑手蹑脚地行走着,似乎此时先生正在里面思考与休息,怎么能忍心打扰呢。

突然,天空下起大雨。亿万粒水滴急速坠落,激烈地敲打着地面,将自己撞击得粉身碎骨,蒸腾起一股股缥缈的乳白色烟雾,弥散开来,连地面也模糊不清了。

我没有雨伞,只好滞留廊下,等待雨停。看着这天地共振的场面,听着这万物齐鸣的声响,内心不由得感叹这宇宙神秘无比的力量。又想起先生影响和带领万万千千的革命党人,像雨滴一样义无反顾地舍身忘我。这亿亿万万的雨滴,最终汇成了洪流——历史的洪流,冲垮了两千多年的腐朽帝制,推动古老中国走进了现代文明轨道。

翠亨,一个青青翠翠的小村,一个静静默默的小村。青翠和静默中,回荡着历史沉重的雷声,刻录着民族兴旺的密码!

笔的架子当中穿,撞得一排排的笔叮叮当当的,像门帘像风铃。我坐在书桌后边看它,它回以凝视。我作势要打,它逃。于是它逃。于是它叫施小吉。

小吉擅长陪伴。它大约是有某些神通的。每次我翻书的时候它总是趴在我边上安静地打瞌睡,但若是刷手机,小吉就会用咬手礼来邀请我陪它玩。我不晓得它是如何区分书和手机的,猜测可能是因为手机屏幕的亮光对它有某种刺激。宝爷则指出更可能是因为我刷手机的时候我的表情跟它更加接近。按照宝爷的说法,我可以试试在手机上看横滑的电子书,如果小吉不来吵我,那可能就真的是因为我刷短视频时候的表情有够白痴。我哼哼,宝爷一晒,于是他叫我臭孩子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这世界的美好有多少是来自那些不舍得计算的心动?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小吉挺费钱。打开我的购物App,满眼都是猫粮猫砂猫玩具,但价格区间跨度很大,我显然打了大数据一个措手不及,这让我很开心,就像小吉从街角蹦出来蹭我的时候。在这个万物都可以被计算的世界,总还有一个不能被计算的选择。就像我蹲下来看小吉时,它的眼睛不躲不闪,晶莹剔透。鼻尖是嫩嫩的粉红色。瘦瘦小小的身体轻轻靠在我脚边。我抱起它时它脚底的肉垫软乎乎冰冰凉。那一瞬的心动,我不晓得该怎么算。

